

宣教有夢

羅錫為



做宣教夢的時代

上帝的兒女都應該有個宣教夢。教會更不能沒有差傳的異象。

五旬節的教會，是個有夢和有異象的教會。彼得在耶路撒冷講的「五旬節講章」，引用先知約珥的話說：「你們的年輕人要看見異象；你們的老年人要作奇異的夢。」（珥二 27-28；徒二 17《現代中文譯本》）異象和異夢是聖靈澆灌的徵象，不是為了讓聖靈充滿的人自我感覺良好，情緒高昂，而是「宣告上帝的信息」。「五旬節的現象」是使徒說起別國的話來，來自各國，回到耶路撒冷過節的訪客，都能聽到使徒以各地的鄉談宣告福音。那是一個普世宣教的景象。

初期教會不斷做「宣教夢」。宣教的前線，藉著使徒作的「宣教夢」，不住的突破。彼得看到的「不潔淨食物的異象」，把他帶到外邦人哥尼流家裡去傳福音。保羅在夜間看到「馬其頓的異象」，就轉向了歐洲宣教。

教會沒有夢，「年輕人」和「老年人」也不會有夢。

少年人愛做宣教夢。許多宣教士，都是很小很小的時候，就聽到遠方福音的呼聲，立志獻身宣教事業。少年宣教夢有幾分是浪漫和冒險，也有幾分是理想和抱負。他們長大了，仍敢作這個宣教夢的話，大多數都會出發，成為宣教士了。

我少年時，也做過福音的夢，夢想四萬萬同胞聽聞福音，與志同道合者一起為竹幕下的祖國禱告。當時，與我有一樣抱負，一起為中國流過淚，跪下禱告的禱伴，今天大部分都做了傳道人、神學家。那些日子，看了不少宣教士傳記，威廉克里、耶德遜(Adoniram Judson)，李文斯敦，史懷哲、馬禮遜、戴德生、劍橋七傑、賈艾梅(Amy Carmichael)、艾里略(Jim Elliot)……那些名字，和感人事蹟，令我肅然嚮往。他們梯山航海，深入蠻荒不毛之地，和住在貧窮落後的人之中，分享上帝恩惠的福音，甚至為傳福音而殉道。

可是，中國人有沒有興起過宣教士呢？很少聽到！數來數去只有「是自己的手甘心放下世上的享受」的那位「無名的傳道者」，據說跑到回疆佈道去了。未曾想過，華人教會有一天要趕上西方教會，差遣自己的宣教士，到遙遠的、未聞福音之處。直至在1970年，從菲律賓請來鄭果牧師，在教會的青年部夏令會講道。夏令會主題是「異象與使命」，竟然比華福會早了幾年用這個主題，就可看見籌辦夏令會的青年人對「宣教夢」做得多認真了。

以青年人推動教會差傳異象，阻力很大。可是青少年人勝在單純，勇往直前。有幾位經常聚在一起為教會禱告的弟兄姊妹，彼此支持，把我推出來充當大會主席，並濫竽作鄭牧師的傳譯員。我們都有領受，要承擔傳福音的使命。但是，鄭牧師更著重講普世差傳，傳福音最後一棒，落在亞洲人、中國人手裡。他說，菲律賓的靈惠堂已差派宣教士出去了，香港教會的人材和資源都比菲律賓華人教會豐富，不能推卸責任……

我可以告訴你，夏令營的200多位青年人，都被震撼了。少年人不「做宣教夢」枉負少年！不敢說夏令營裡有個大復興，但是，掀起了青年獻身傳道的熱潮，其中有幾位踏上了宣教路。

沒宣教夢的教會是怪物

1975年，到菲律賓參加亞洲神學會議，會後在邵慶彰牧師府上住了幾天，並參觀當地華人教會。1979年，到馬來西亞參加亞洲學生福音團契會議，接觸來自不同地區的校園福音工作者和學生。這兩次經歷，讓我明白鄭果牧師說的是真的——香港教會人材濟濟，而亞洲各地尚有許多「未得之地」。

夢仍在做，卻未上路。神引領我走的事奉路迂迴曲折；做過學生工作，文字工作的前線福音工作，感到後防空虛跑去牧會。那是個中型教會，內部的事務和當時甚有果效的青少年工作，教我忙得不可開交。直至1984年，到德國巴伐利亞教會的世界宣教研究中心進修。並在愛蘭根(Erlangen)舉行的巴伐利亞教會宣教大會，遇上紐畢真(或譯牛畢真 Lesslie Newbigin, 1909-1998)。不認識他的人，可以聽一聽他說過的話：

「教會一旦停止從事差傳事工，就必會失去其基

本特質；沒有教會的差傳事工與沒有差傳事工的教會，都是怪物。」

「一個失去宣教異象的教會，他們再無權稱自己為新約的教會。這種教會已否認其信仰，出賣主對教會的信託。」

這等快人快語，直指教會問題核心。出自當代最有權威的差傳學者紐畢真。他多年在印度宣教，令他所寫的書變成有血有肉。他關心教會的差傳使命，他說，停止差傳，或失去宣教異象的教會，會被開除「新約的教會」會籍。這話是衝著西方教會說的。今天，華人教會正在興起，差傳使命，責無旁貸；若不差傳，也稱不上為「教會」，它是紐畢真所說的一個「怪物」。

紐畢真還有很多對宣教的洞見。我素來愛讀他的書，甚至讀神學前，已經看他的書了，很多有中譯本。愛蘭根舉行宣教大會時，剛好在那裡訪問。大會請我這位從香港來的牧師報告一下香港教會怎樣看香港前途，剛巧身邊帶了新出版的《香港基督徒在現今社會及政治變遷中所持的信念獻議》(簡稱《信念書》)，便就《信念書》的內容，寫了一份論文，手頭沒有參考書，於是憑記憶引用了些紐畢真和一些學者的話以支持我的論點。

因為九七問題成為世界焦點，並加上鄧小平罵耿飆和黃華胡說八道那些新聞也傳到德國，我所說的題目收到吸引人注意之效，連主流傳媒知道有個中國牧師談香港前途，也來探訪。我發言完畢，下台的時候，大會主席告訴我，我引用的紐畢真主教也在場聽。當時紐主教在愛蘭根大學教書，我竟不知道，班門弄斧了，嚇得額上冒汗，馬上跑去向他請教。紐主教是個謙謙君子，對後輩諸多勉勵提點。幸好沒有錯讀他的著作，否則無地自容了。

本來有一個機會在他門下受教，他明白我的德文不濟，願意指導我並通容我以英文寫論文。不過，在歐洲讀書，要對自己的古典語文有信心才行。事緣參加愛蘭根宣教大會期間，作客於當地教會一個家庭。看見他們書架上有些拉丁文的書，自以為略懂一點，就拿下來看一看，還未看得懂，主人家就走過來，對我說，那是中學古典文學讀本。然後，發現他們的讀本，包括希臘文和希伯來文聖經。德國人那麼深厚的文化底子，令我有點羨慕。

當然，還有其它很複雜的因素，令我不能接受

紐老的好意，沒成為宣教學者，繼續在香港和加拿大牧會。錯失受紐老親炙的機會，是我一生的憾事，不過，他宣教學的精湛見解，無時不刺激我的思想。他那「宣教警告」也不住提醒我，切不要把我手上牧養的教會弄成個「怪物」。

宣教夢未圓

差傳原來不單是要有熱誠和理論，宣教必須有幅清楚的圖畫，並不只是個模糊的夢境。此後，由香港移民去加拿大，再回到香港。由牧會轉到傳播機構，再返回「大後方」——牧養教會。差傳事工不是沒有作，只是差一點錢，關心宣教士，和在大使命中心當義工，為差傳敲敲邊鼓。直至2002年2月，參加「波斯灣第二次宣教會議」，並訪問了阿聯酋、科威特及當時已封閉了的伊拉克邊界，上帝把我的穆民兄弟姊妹放在我眼前。叫他們做兄弟姊妹，因為他們的祖宗以實瑪利是以撒的哥哥，基督徒是亞伯拉罕屬靈的子孫。(那十多天在兵凶戰危下的經歷，曾在《大使命雙月刊》及香港的《時代論壇》寫過專文報導了。)

於是，我的宣教夢就有了個焦點。神帶領我做了香港第一城浸信會的牧師，每年奉獻100萬港元作差傳經費的教會，有點能力為差傳做點事。會友都有宣教心，有甚麼差傳的項目，只要在講台上說一聲，在周刊報告一下，錢就會來。不過，所支持的宣教士都是「認領」的，不是「土生土長」的。我的第一個夢是，在未來幾年，我的教會興起青年人獻身差傳，學習宣教，並由本教會差派，代表我們教會到禾場去。有哪位青年人會回應這個呼召呢？

第二個夢，是服事穆民，而上帝把那道門打開，先從中國國內開始。過去，西方的宣教士曾在國內少數民族中，作過很多工夫，包括替他們翻譯本族方言聖經。不過，許多族群仍是「未得之民」；其中最大的一個群體，是穆民，又稱回民。有沒有想過，他們居住在祖國的大地上，是我們的兄弟姊妹，是同胞骨肉之親？

中國是世界穆民最多的國家之一，僅次於印尼、印度和孟加拉。全中國有10個少數民族信仰伊斯蘭教，他們世代相傳，族教一體。據《中國伊斯蘭教基礎知識》說，全國有1,900多萬穆民。大使

命中心出版的《普世宣教手冊》說有2,500萬人，可能把漢族中信仰伊斯蘭教的也計算在內。

回民很多生活在較落後的地區。2005年訪問禹州市時，宗教局局長帶我去訪問一條村，所見的回民小學校舍殘破，心裡有一個感動，想為他們做些甚麼。向全世界的穆民還福音的債，是件又大又難的事，但我們可以從磨河村開始。我們可以學習服事那裡的村民和學生，第一城浸信會可以從這條村開始。

教會很快就為擴建校舍計劃籌得建築費用，對我們教會來說，「錢」是比較容易的一項。校舍在今年11月落成，沒有一浸的資金幫助，他們是沒有能力擴校的。但有些東西比出錢更重要：就是出「力」和有「心」。我們「心」也有，尚要出些「力」。宗教局邀請我們與磨河村學校交流，那是我們服事回民的機會，讓他們體會基督的愛。我們可以從那裡出發，關心普世的穆民。

這個夢一步一步的實現，令我很興奮。但我還有一個夢，就是在我尚有氣力的時候，踏上差傳的路。學一種新語言，適應一個異文化，已無能為力。我會跑到一些偏遠一點的地方，或者是歐洲、紐澳、美加的城鎮服事，幫助那裡的小教會，和未聽過福音的同胞。許多小地方，有人信了主，但請不到牧師；就算請到了，也幹得不長久。資源甚為缺乏，教會掙扎求存。我和師母的心願，是去牧養他們，訓練他們，讓他們可以在缺乏牧者的處境中，學習彼此牧養，並承擔傳福音的責任。我希望這個夢想會很快成為事實。

尚未實現之前，仍會繼續做我的宣教夢。

(作者為香港第一城浸信會主任牧師，大使命中心香港董事會主席)